

法国经济加快复苏显著回暖

——国际经济形势面面观④

李鸿涛 钱 通

世经述评

受疫情影响,法国经济在2020年经历急剧下滑后,在2021年实现了显著反弹。随着疫苗接种的加速与政府刺激计划的逐步展开,经济复苏势头不断稳固。如何尽快稳定国内疫情形势,紧抓复苏机遇推动转型发展,成为影响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的重要挑战。

二季度法国对外贸易情况略有改善
整体对GDP贡献为负0.1%



速将达5.75%,略低于政府预期,但高于欧元区4.6%的平均增速,并将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实现4%和2%的增长。

2021年,法国通胀率将上升至1.5%,受工业投入价格对制成品价格的上行影响,2022年核心通胀率将保持在0.8%至2.1%之间,并在2023年保持在1.2%左右。法国的家庭购买力也将在今年明两年持续恢复,但仍取决于法国疫情期间积累的庞大家庭储蓄的使用程度与速度及市场价格压力等变量。

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得益于政府的紧急救助措施,法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较强弹性,但在就业人口的快速增长压力下,失业率在2022年上半年将达到9.3%,并从2023年开始回落至9%以下。

在消费领域,随着经济形势的改善,家庭收入将在2021年至2023年间有所增长,推动家庭消费支出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快速反弹。据预测,法国家庭储蓄率将在2022年的22%下降至17%,并在2022年至2023年间降低至2019年的水平。

在外贸领域,由于国际贸易复苏及旅游业、航空业等受疫情冲击最严重部门的正常化,法国出口将出现反弹,有利于发挥专业化外贸优势,但从目前数据而言,出口依旧低迷,改善窗口仍未出现,且极易受疫情反弹及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影响,预计在2023年恢复正常,并为经济贡献0.4个百分点的增长。

但法国经济学界则更多倾向于保持谨慎。具体而言:

一是尽管经济各部门间复苏差距正在缩小,但结构性失衡依然存在,其中市场服务已接近疫情危机前水平,酒店与餐饮业虽复苏强劲,但仍面临疫情反弹的巨大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制造业恢复更为温和,但后劲依然不足,差异化复苏将

进一步放大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

二是复苏可持续性有待观察。法国经济观察中心近期报告显示,法国经济二季度取得的亮眼成绩部分与5月以来逐步放宽

防疫限制措施相关,但面对疫情形势反弹,特别是新型变种病毒的持续肆虐,复苏可持续性有待观察。同时,尽管法国家庭服务消费持续复苏,但商品消费恢复幅度有所收缩,将制约其对经济的提振效果。另外,商业投资反弹步伐正在减缓,资金短缺的短板效应将持续扩大,制约对经济的刺激效果。

三是法国政府当前执行的紧急救助措施与经济刺激计划都是在2020年夏季制定的,缺少对当前疫情反弹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灵活性应对,因时因势向企业和家庭提供的针对性帮扶效果有待提升。法国统计局经济形势部主任朱丽安·布盖对此特别强调,新型变种病毒对整体防疫形势的影响、原材料与零部件供应紧张能否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将成为制约法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四是持续性防疫措施与大规模刺激计划将进一步加剧财政平衡压力,公共债务的GDP占比将继续攀升。据法国央行预测,法国公共债务的GDP占比将在2023年上升至115%以上,加之

政府推出的团结基金和部分社会缴税等减免措施将使财政收入大幅降低,增大公共账户压力,制约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法国国库司首席经济学家阿涅斯·贝纳斯·格蕾针对当前经济复苏特点特别提醒:

一是欧盟理事会近期批准的“国家复苏计划”(PNRR)将使法国获得400亿欧元资金,有力推动了经济复苏,特别是将加速欧洲优先鼓励的数字化与绿色增长,预计投资占比将分别为20%和37%。格蕾解读,依据当前法国“国家复苏计划”中的帮扶重点,就业保障、能源改造、生物多样性、绿色基建、绿色能源技术、商业融资等将成为未来优先扶持的领域,但法国政府需注意严格按照计划中设定的目标与路线图稳步实施帮扶计划,从而及时获得欧委会后续投资拨款。

二是庞大的刺激计划也会相应带来公共收支失衡等风险。复苏计划不仅是简单地向经济

部门注入数百亿欧元资金,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复苏进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公共干预,充分释放经济复苏潜力,并根据实时面对的风险与挑战进行灵活调整。

三是要充分将刺激计划与结构性改革计划紧密结合,进一步释放投资计划的效果,特别是通过改善中期财政前景提升刺激计划的效率。

四是格蕾认为,欧洲国家的复苏计划并不是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刺激计划,而是欧洲经济复苏与转型的重要机遇,需要在充满挑战的复苏之路上有效推动欧洲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生态转型。格蕾强调:“成员国既然走上了共同债务的道路,就没有权利让他们的伙伴失望。”

五是尽快稳定当前国内疫情形势仍将是维护经济复苏基础的重中之重。强化民众对政府防疫措施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理解与支持,将成为构建经济复苏良好环境的重点。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是一家全球性科学公司。目前,帝斯曼在中国运营包括26家生产工厂在内的48个分支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几乎涉足营养、健康和绿色生活领域的所有应用市场。

帝斯曼中国总裁周涛

后疫情时代抓住中国机遇

本报记者 杨啸林

近年来,帝斯曼持续加大对中国业务的投入。帝斯曼中国总裁周涛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帝斯曼看好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市场,在过去疫情肆虐的一年多来,帝斯曼在中国的销售额仍在增加,占全球销售额的比重也上涨至14.6%。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给帝斯曼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一方面,内循环的重头戏在于释放内部消费需求,尤其是自疫情暴发后,消费者对营养健康、提高免疫力、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需求,都有较大提升,高质量消费还存在可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中国迅速控制疫情、复工复产,对帝斯曼乃至全球供应链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强和营商环境的优化,为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华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生产和出口环境。”周涛说。

为抓住中国市场机遇,帝斯曼在华业务也越本土化,力图做到扎根中国、落地中国。周涛表示,中国的市场体量非常庞大,并且不同地域都有自身聚焦的市场领域或特定产品要求;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

国内企业,在中国都应按照中国各地市场需求、消费者习惯偏好,对产品进行本土化研发和定制,不断提升本土化的嗅觉力、决策力和交付能力,才能抓住中国更多的市场机遇。

“在本土化方面,跨国公司的优势在于可以调集全球技术。比如帝斯曼的DHA产品一开始是开发给航天员的,而后才转向大众市场。当前,在外循环政策引导下,相关法规更加透明、知识产权制度也更加完善,未来将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在华研发和创造,共享技术与资源,由此双循环格局将会做得更大、走得更扎实。”周涛说。

帝斯曼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作出积极努力。位于山东莱芜的帝斯曼中国爱地工厂通过绿电采购协议,推动生产运营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谈及企业如何应对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时,周涛表示,这对企业是挑战,也是一个新发展机遇。

“在‘双碳’目标之下,企业对供应链有绿色要求,客户也对企业提出绿色需求,这是一种协同联动。对此,企业主动迎合绿色市场将带来直接效益。未来,帝斯曼将继续重视在全球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责任,并将这份责任从自身运营延伸到我们的供应商、客户和终端用户。”周涛表示。

跨国公司在华

南非审慎推动电力行业转型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南非经济长期以来受到限电的拖累。而面对当前电力行业的减排压力,南非审慎地平衡着环保和供电两大问题,试图在低碳转型中推动能源结构和发电体制调整,优先保障国家电力供应和经济发展。

受到设备老化和债务高企的影响,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经常分区分时拉闸限电,给本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和民生造成巨大影响。普华永道2021年7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南非经历了859小时的限电,按8小时工作制来计算,相当于一年有107个工作日限电。限电在2020年造成了45万人失业,经济损失高达750亿兰特(约合330亿元人民币)。报告认为,2021年南非限电情况并无改善,全年经济增长率或因此降低2.3个百分点。

虽然南非电力供应并不稳定,但由于超过八成的电力依赖煤炭产生,电力行业成为南非碳排放的“大户”,南非也因此成为全球第12大碳排放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2021年4月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布,南非将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将碳达峰时间由2035年提前到2025年。为了改变以燃煤为主的电力结构、推动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南非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超过17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

不过,建设数十座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南非经济学家担心这些项目能否在几年内迅速完工并取代燃煤电厂,又能否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南非现有的许多燃煤电厂都已接近使用年限,将陆续被关闭。接下来10年中,南非的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将减少1000兆瓦。鉴于南非电力供应本就不稳,电力行业很难不顾经济发

展,大刀阔斧地转向可再生能源,南非脆弱的经济承受不起这样的风险。

短期来看,在向可再生能源发电过渡的前期,从燃煤转向燃气发电不失为一种折中的过渡方案。虽然天然气也是化石燃料,但使用天然气发电产生的碳排放比燃煤电厂少得多,这对于南非缓解限电和减排的双重压力意义重大。

国际天然气联盟秘书长卡利茨曾在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担任电气工程师,他认为,“南非在能源领域的首要工作是确保可靠的电力供应,其次是降低电力和能源价格,最后才是应对气候变化。而这些没有天然气就无法做到”。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非洲主管皮莱也表示,“天然气是南非摆脱煤炭依赖的桥梁,在现阶段是可行的发电方案,能够允许南非通过稳定发电维持

工业化发展”。

南非有能力便捷地获取天然气。在南非的邻国莫桑比克,近年来陆续发现大型天然气气田。南非矿产和能源部长曼塔谢2021年6月在莫桑比克表示,天然气是一种发电的替代选择,建议从莫桑比克到南非之间修建管道,向南非输送天然气。法国道达尔公司也正考虑在南非南部海岸附近开发一个大型油气田。

从长期看,南非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化石燃料使用减少乃至退出电力行业是必然的趋势。但非洲国家应承担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国际责任。对此,曼塔谢表示,“人们确实应该减少煤炭和化石燃料的使用,但南非致力于公正地向低碳经济过渡,在投资清洁能源技术的同时,首先要确保能源供应安

全”。拉马福萨也表示,“我们仍然致力于减少碳排放作出应有贡献,但应该确保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被抛下”。

此外,南非也在政策层面对电力行业进行改革。目前,南非国家电力公司供应了全国大约90%的电力,机组稍有故障便会引起大规模限电。2020年10月,南非公布国家电力法规修正案,规定地方政府可以脱离国家电网独立采购电力,随后多个省市都表示有独立采购电力的意向。2021年6月,南非政府宣布放宽私营部门获得发电许可的要求,装机容量在100兆瓦以下的发电项目不必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让私营部门“自力更生”的同时,将多余的电力出售给国家。

下图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位于约翰内斯堡的一家燃煤电厂。(资料图片)

